

散文

原载“涑口作家协会”微信号

## 乌柏赞

海歌

乍暖还寒的初春,我似蛰伏的冬虫,已嗅到了春的气息。春的触手驱赶着我,冒雨徜徉在涑江边上。

是傍晚,天空暗哑,纷飞雨丝中的灯光格外朦胧。撑着伞,眯行在寂寥坡岸间,脸被这冬季才有的寒风切割着,幽暗的江面上,风掀起波澜,波光若隐若现,滴水啾啾不休。河堤上几棵低矮光秃的乌柏像是戴冠博带的儒士伫立的背影,其身形虽瘦骨嶙峋,却也清风傲骨。他俯瞰着一江春水,风声宛若他的吟唱,其声委婉戚戚,楚楚动人。

此时,蓦地记起与乌柏邂逅,那是去年秋日和煦的下午。

时值涑口城区静默,街道空寂,几个穿红马甲志愿者在巡回。自由驱使溜出小区,钻进向阳小巷,然后穿过滨江路,直插涑江北岸。眼前,视野开阔,一泓江水自东迤邐而来,湛蓝的江面被微风掀起涟漪,阳光下波光粼粼。一群小野鸭浮在水面,沐浴着小阳春的阳光,悠闲的随着水波荡漾。堤岸上,几棵杨树已褪去了绿色,枯萎的树叶似风箏摇曳在枝头。而旁边几棵樟树,叶片已是黯然的墨绿,没有一点春夏时的生机。倏然,前边一团拥簇的红叶映入我的眼帘,我惊讶,竟有这般的红叶装点着百花凋零的秋季。我常在河边散步,也非常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,却从未察觉还有如此红艳的树叶。我曾看过岳麓山千年学府旁艳丽的枫树,但没有眼前层层叠叠的红叶这样润泽鲜艳;我曾观赏过河南虞城那春季炫红杨树叶的彩韵娇艳,却没有这般红艳树叶的绚烂与凝重。

走近树旁,我嗅着它吐纳的气息,端详地打量着它。它的身姿并不伟岸,树冠也不葳蕤,粗糙褶皱的树皮也没有什么特别,虽有婆娑的虬枝倒也不见伟岸。它却有着满树殷红的红叶,红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灼灼如火,光彩夺目。那片片间的果实已露出洁白的种子,像镶嵌其中的珍珠,它们相互辉映,煞是好看。摘下一片红叶,我坐在地上,倚着树干,仔细看着这精灵般的红叶,它像丹心,红得像鲜血一样,它既秀丽又玲珑,不像枫叶那样轻薄,它很厚重,将它对着阳光你也看不透它。就像我看不透它是谁一样。

渴望的我最终在典籍中找到了它,

它是乌柏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,乌柏“以乌喜食而得名”。它是我国南方普通的一种植物,水边是它理想的驻足地。从前,它是我们赖以生活的经济树种。乌柏的种子有一层蜡质,叫做白蜡,可以提制皮油,是制作高级香料、蜡纸、蜡烛的原料。它的叶片,可以用来染布。乌柏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其根、皮均可入药。不过,乌柏具有一定的毒性,不可随意服用。

与梓桑一样,乌柏被敬奉梓桑人们一同受到膜拜。我们先祖通常将它种在房前屋后的水边,它是故乡的代称。春夏,乌柏苍翠繁茂,生机勃勃,秋季,红叶似火,喜气洋洋。当家人外出谋生,摘下一片乌柏叶赠予亲人,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,也期盼亲人早日平安归来。倘若漂泊的游子遇见乌柏,思乡之情会油然而生。而百花凋零的秋季,一树乌柏红叶点缀居舍,会给家园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氛。乌柏绚丽的身姿与深刻的寓意,常常被历代文人所青睐。如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写到:“木之以叶为花者,枫与白是也,枫之丹,白之赤,皆为秋色之最浓。”

从乌柏树下站了起来,我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。顷刻,我对捏在手里的乌柏红叶肃然起敬,它独有的魅力深深地震撼着我。在万木葱茏的季节,它朴实、朴素,真切而不炫耀的默默地生长。像我这样曾经许多次在它身边擦肩而过的人们,从不屑熟悉过它、眷顾过它,它却不怨人们的漠视,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。萧森的秋天,万木凋零,它却一树红叶,如火如荼,这虽是生命终结前的绚烂,不吝惜生命的它,却给冷落的季节带来喜庆与华丽。它又恰似日落烟霞,暮色会渐渐抹去晚霞,北风也会慢慢地撕下乌柏的红妆。但是,时光变幻只是乌柏红叶的轮回,归于泥土后,它的精英又归于来年枝头的嫩芽,嫩芽长成树叶后,秋天又是红叶。

雨中,我伫立在乌柏旁,寒风里,思绪同雨丝一起飞扬,须臾,我又产生了怜悯之情,不忍再多看一眼风雨中这几棵还未萌芽的乌柏。我转身离开它,又不禁回眸它的身影,直至它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其实,万物必有盛衰,万事必有弛张。不必这么悲伤,已是初春,又到了它长出嫩芽的季节了。

小小说

原载《文艺窗》

## 较量

方敬新

“人一走,茶就凉,有什么周详不周详?”郑美丽正在家唱京剧自娱自乐,忽然有邻居敲门。开门后,邻居递给她一张纸,揶揄说,你智商唱得好,唱出官司来了!

她接过来一看,是小区物业告她侵权的法院传票。

她笑笑,对邻居说,怕什么?该来的要来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嘛!

郑美丽住的这个小区,道路坑坑洼洼,常常有人跌得鼻青脸肿;水管漏水,供水没压力,四楼以上往往无水可用;房屋漏水,楼上厕所的水总是滴在下面住户头上;线路老化,短路引起火灾;路灯不亮,监控不灵,小偷乘虚而入,偷盗多次发生;门禁失效,外来小车乱停,挤占业主车位,纠纷不断;小区内无人打扫,垃圾遍地,脏乱不堪!业主们深受其害叫苦不迭,多次要求物业维修道路水管房屋线路,物业要不,会搞,不要急!要不就说说,现在没钱,等有钱了一定会搞。一拖多年,部分业主拒交物业费,有的还打出横幅,要赶走物业。

业主和物业关系紧张。

郑美丽想改变这种状况,却不知从何下手。这天看到物业出了招聘启事,说原项目部主任因病辞职了,需聘任项目部主任一名。她忽然有了主意,便去应聘了。三天后,物业公司经理约见她,说,这次应聘这个职位的有三位,我们做了点背景考察,认为你在本小区人气高,能力责任感强,且又是业主,有利于与业主沟通。我们看好你,希望你于你,就定你了,就请你来帮忙吧。

郑美丽便走马上任了。

这天,郑美丽爸来看她,见她拿着扫把在扫地拖着斗车清运垃圾,不觉一怔,说,你这个物业主任,不坐在办公室,怎么倒干起保洁活了?

她笑着说,爸,我减肥呢!

她爸微笑着,说,没想到,在家里,你卫生都懒得搞,这时居然热衷于搞公共卫生了!

她抬起手用衣袖擦了擦脸上

诗歌

原载《神农风》

## 春天

朱凌慧

春天

什么都发芽,连屋檐下也长出了几只新燕子。奶奶种了桃、梨、李、油菜还有绿肥,它们都开花了。来年我也想,把自己种在田里,看看能开什么样的花。

### 我的鞋子踩在雨水中

我的鞋子踩在雨水中,一个鞋印都看不见,但我知道它走过很多路,一点一点地向前。我的手撑着雨伞,一把年久失修的油布伞可所有的伞到最后都是雨中的雾。在更冷静的光芒中,在更清新的彩虹下,我发现每个小小的我,每个小小的你,都会走很久很久。



## 文史

▶22593766 责任编辑:罗玉珍 美术编辑:王玺 实习编辑:张武 校对:谭智方

典籍里的株洲

本地特稿

# 或源于毛泽东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金句『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』

孙凡温琳



“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”这句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,早在90多年前,毛泽东也说过,而他说这句话之前,刚好去了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考察农民运动。

现在去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,你会看到一座青瓦红墙的古建筑,正门上面写着“东富寺”三个字,这里就是毛泽东在醴陵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旧址之一。

东富寺始建于明代,清嘉庆二十一年(1816年)重修。主体建筑由主殿、戏台、厢房等组成,为砖木石结构,硬山顶,小青瓦屋面,全寺占地面积约3300平方米。1926年秋,醴陵南一区第一乡农民协会成立,会址就设在东富寺。

进入寺门,是一块戏的空旷大坪。戏台上,三尊蜡像栩栩如生,中间站着的青年毛泽东,身着长衫,身体前倾,左臂伸出,正慷慨激昂地向台下的听众作演讲……这是毛泽东来到东富村考察农民运动的场景还原。

时间回溯到1927年初,毛泽东来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。在结束对醴陵县域的考察后,2月1日,那天是除夕,天上下着鹅毛大雪。在醴陵县农协委员长孙小山陪同下,毛泽东冒着严寒,从醴陵县城出发,步行将近15公里,来到东富寺。他听说当地的农民运动搞得很好,农民把庙里的菩萨都打倒了、烧掉了,要到现场看一看究竟。

当晚,毛泽东就和当地共产党员、农协骨干、农协自卫军队长、妇女和青年工作负责人等20多人开座谈会,会上谈到了联俄、联共、打倒土豪劣绅、肃清贪污,团结起来,收回土地,加强组织,破除迷信。毛泽东说,要引导农民加把劲作政治斗争,打倒土豪劣绅。

第二天又召开了醴陵南一、二、三区区委扩大会议,有六七百人参加。会上,毛泽东热情地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,痛斥了土豪劣绅对农民运动的诽谤和攻击。到了晚上,在寺内大坪召开的群众大会,毛泽东还给群众演讲,号召农民团结起来,从政治上狠狠打击土豪劣绅。

毛泽东在演讲时,还打了两个比喻,他指着东富寺的围墙对台下的群众说,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,三合中的沙子是散的,可是加石灰、黄土,用水合拢,干了以后,用羊角把也抱不进去。随后他又说,比如梳布,因为纱多,扭在一起,即使系上一个大石头,用劲滚纱也不会断。如果只有几根纱,一扯就会断。毛泽东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,如“三合土结得紧”“单纱容易断”来打比方,深入浅出地启发农民要加强团结,坚持斗争,才能取得胜利。

离开东富村以后,在一次调查会上,有人汇报当地土豪劣绅易某轩的所作所为,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:“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,土豪劣绅绝不会死心,一有机会,就会爬起来杀我们。我们必须大搞武装,才能有效地镇压敌人的反抗。”

后来,毛泽东写下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,针对醴陵当时的情况,毛泽东再一次指出:“醴陵等县,尚有一部分地方(如醴陵之西南两区),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,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,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。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,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,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。”由此发出了“推翻地主武装,建立农民武装”的号召。

## 从消费合作社到“野生”合作社——攸县供销合作溯源

王厚成

攸县供销合作社发展到今天,源于当年的消费合作社和“野生”合作社。

嵩山、漕泊、黄丰桥、柏树下、兰村等地,素称攸县东乡。这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,是革命老区。东乡又与江西毗邻,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活动中心,因此也称之为攸县苏区。当年,苏区建立的消费合作社,可谓攸县供销合作的起点,从上世纪30年代的莲花县。七里合作社在这里的“野生”合作社,也成了攸县供销合作的策源地。

早在1930年冬,攸县苏维埃政府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,疏通苏区经济,确保人民和红军的食物供给,在群众集资和苏维埃政府的扶持下,先后在漕泊、柏树下建立起4个消费合作社,都靠近江西的莲花县。七里合作社以每股洋一元或铜板六贯入社,共集资一百多元银洋和四百多贯铜板,经营百货用品和当地土特产品,六人从事社里经营。刘文德为负责人,赵应德为采购员,曾德明为土产品推销员,何成一为保管员,刘成富和朱漆匠守柜。

农村消费合作社的物资和资金来源,则是利用武装力量和苏区交通队潜入白区采集,发动苏区群众利用探亲访友和逢场赶集之时采购一点过来,有的农产品则自己加工成商品。农村消费合作社曾三次遭到白匪破坏,但在当地群众保护下没有受到损失。

1932年9月28日,随攸县苏维埃政府迁入江西莲花。1931年4月,在漕泊黄家祠成立新漕消费合作社,资金由农民入股集资一部分,苏区政府扶助一部分,主要是经营布匹和南杂,秘密经营食盐供应苏区红军。同年10月,白军进犯苏区后,迁徙江西莲花寒山里。1931年6月,成立柏市风塔消费社,资金由苏三区互济会扶持,社址初设在龙家湾,为方便苏区红军,后迁至富冲江背岭油榨下。有张正兴、张斌、洪根四等三名店名,还有随红军到白区采购物资的张再生、董菊乃、刘黑苟三名挑夫。他们经常冒着风险随地下交通队到醴陵等地把物资经山洞小道,辗转运往苏区。该社后遭到白匪破坏。1931年,还成立风塔中草药店,称“三合堂”药

店,与消费合作社性质基本相同。也是由苏维埃政府互济会拨款资助,苏维埃政府派出3人帮助发药和上山采药,还安排地下情报组长胡冬生秘密为红军联系药源,向苏区红军供应必需的药品,但由于常遭国民党骚扰,同年冬被迫停办。

1932年11月上旬,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来刘家冲参加攸县第三次党代会时,路过七里消费合作社,在店里买一双草鞋只要2个铜板,而私商那里要4个铜板,王书记称赞七里消费社是“平心合作社”。

苏区消费合作社的情景,留给了东乡人民难忘的回忆。1949年8月14日攸县解放后,当地群众想起苏区消费合作社的情景,情不自禁地要求成立合作社,减少中间商的剥削,方便老百姓消费。同年冬,发动群众自愿入股,每股金人民币一元,共收股金150多元,成立“野生合作社”,成为攸县第一个供销合作雏形的农村商业组织。合作社成立后,召开社员代表大会,选举刘祥云为主任,由欧寿凡担任会计,吴云祥、谢冬林为业务员。

野生合作社一手组织群众生活必要的粮食、油盐、烟酒、南货供应,一手抓粮食加工和生猪饲养。新制加工稻谷的水磨20多只,雇工20多人,在黄丰桥、柏树下、官田等地,为国家粮库进行稻谷加工。双方约定,每加工100斤稻谷,粮库不付加工费,合作社交大米60-65斤,余粮归合作社养猪。合作社利用细糠1万多斤养猪13头,年终以猪肉代股金分红,每股分猪肉二斤。1950年春,为帮助社员解决煤炭销售困难,合作社拿出大米9000多斤和猪肉600斤,食盐300斤,与社员等价交换,以物易物,兑换60多地煤炭,销往衡山、株洲等地,又从那里换回布匹、食盐、百货等商品,使合作社生意越做越活,购销业务日渐旺盛,受益后社员情绪很高,引来其他人纷纷要求入社,股金大有增扩。1950年4月,合作社网点增加到兰村、官田,深受群众欢迎和好评。

1951年7月,攸县供销合作社成立,9月,县供销合作社把黄丰桥野生合作社改设为黄丰桥供销合作社,成为基层社。